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智囊全集 第二十八卷 小慧

燿燿隙光，分於全曜。螢火難噓，囊之亦照。我懷海若，取喻行潦。集「小慧」。

周主

周主亡玉簪，令吏求之，三日不能得也。周主令人求，而得之家人屋間。〔邊批：自置自得，以欺眾目。〕周主曰：「我知吏之不事事也。」於是吏皆悚懼，以為神明。

商太宰

商太宰使少庶子之市，顧反而問之曰：「何見於市？」曰：「無見也。」太宰曰：「雖然，何見？」對曰：「市南門之外，甚眾牛車，僅可以行耳。」太宰因誡使者：「毋敢告人吾所問於汝。」因召市吏而誚之曰：「市門之外，何多牛屎？」市吏甚怪太宰知之疾也，乃悚懼其所也。

韓昭侯 子之

韓昭侯握瓜而佯亡一瓜，求之甚急。左右因割其瓜而效之，昭侯以此察左右之誠。

子之相燕，坐而佯言曰：「走出門者何白馬也。」左右皆言不見，有一人走追之，報曰：「有。」子之以此知左右之不誠信。

綦毋恢

韓咎立為君，未定也，弟在周，周欲重之，而恐韓之不立也。〔不立其弟。〕綦毋恢曰：「不若以車百乘送之。得立，因曰為戒；不立，則曰來效賊也。」

蘇代

蘇代自燕之齊，見於章華南門。齊王曰：「嘻，子之來也！秦使魏冉致帝，子以為何如？」對曰：「王之問臣也卒，而患之所從生者微。今不聽，是恨秦也；聽之，是恨天下也。不如聽之以為秦，勿庸稱之以為天下。秦稱之，天下聽之，主亦稱之；先後之事，帝名為無傷也。秦稱之而天下不聽，王因勿稱，於以收天下，此大資也。」

薛公

齊王夫人死。有七孺子皆近，薛公欲知王所立，乃獻七珥，美其一，明日視美珥所在，勸王立為夫人。

江西術士

趙王李德誠鎮江西。有日者，自稱世人貴賤，一見輒分。王使女妓數人與其妻滕國君同妝梳服飾，立庭中，請辨良賤，客俯躬而進曰：「國君頭上有黃雲。」群妓不覺皆仰視，日者因指所視者為國君。

江彪

諸葛令女庚氏婦既寡，誓云：「不復重出。」此女性甚正強，無有登車理。恢既許江思玄彪婚，乃移家近之，初誑女云：「宜徙。」於是家人一時去，獨留女在後。比其覺，已不復得出。江郎暮來，女哭詈彌甚，積日漸歇。江暝入宿，恒在對牀上。後觀其意轉帖，江乃詐魘，良久不寤，聲氣轉急，女乃呼婢云：「喚江郎覺！」江於是躍然就之，曰：「我自是天下男子，魘何與卿事？而煩見喚，既爾相關，那得不共語？」女嘿然而慚，情意遂篤。

孫綽

王文度坦之弟阿智〔處之，字文將〕惡乃不翅，當年長而無人與婚。孫興公綽有女阿恒，亦僻錯，無復嫁娶理。孫因詣文度，求見阿智，既見，便佯言：「此定可，殊不如人所傳，那得至今未有婚處！我有一女，乃不惡，但吾寒士，不宜與卿計，欲令阿智娶之。」文度欣然而啟藍田〔王述〕云：「興公欲婚吾家阿智。」藍田驚喜，既成婚，女之頑囂殆過阿智，方知興公之詐。

〔評〕

阿恒得夫，阿智得妻。一人有智，方便兩家。

張幼於

科試故事，邑侯有郊餞。酒酸甚，眾嘩席上。張幼於令勿喧，保為易之，因索大觥，滿引為壽，侯不知其異也，既飲，不覺攢眉，怒懲吏，易以醇。

俞羨章

吳中鑄書多利，而甚苦翻刻。俞羨章刻《唐類函》將成，先出訟牒，謬言新印書若干，載往某處，被盜劫去，乞官為捕之，因出賞格，募盜書賊。由是《類函》盛行，無敢翻者。

孟陀

張讓在桓帝時，權傾中外。讓有監奴主家，扶風富人孟陀傾囊結奴。奴德之，問陀何欲，欲為成就。陀曰：「望汝曹為我一拜耳。」時公卿求謁讓者車每填門，陀一日詣讓，壅不得前。監奴望見，為率諸蒼頭迎拜於路，共輦入。時賓客大驚，謂讓厚陀，遂爭賂陀，旬日積資巨萬。

〔評議〕

無故而我結者，必有以用我矣。孟陀善賈，較呂不韋術更捷。

竇公

唐崇賢竇公善治生，而力甚困。京城內有隙地一段，與大閹相鄰，閹貴欲之，然其地止值五六百千而已。竇公欣然以此奉之，殊不言價。閹既喜甚，乃托故欲往江淮，希三兩護戎緘題。閹為致書，凡獲三千緡，由是甚濟。東市有隙地一片，窪下停污，乃以廉值市之，俾婢媪將蒸餅盤就彼誘兒童，若拋磚瓦中一指標，得一餅。兒童奔走競拋，十填六七，乃以好土覆之，起一店停波斯，日獲一緡。

竇義

扶風竇義年十五，諸姑累朝國戚，其伯工部尚書，於嘉令坊有廟院。張敬立任安州歸，安州土出絲履，敬立齎十數緡，散諸甥姪。咸競取之，義獨不取。俄而所剩之一緡又稍大，義再拜而受，遂於市鬻之，得錢半斤密貯之。

潛於鍛爐作二支小錘，利其刃。五月初，長安盛飛榆莢，義掃聚得斛餘，遂往詣伯所，借廟院習業。伯父從之，義夜則潛寄褒義寺法安上人院止，晝則往廟中，以二錘開隙地，廣五寸，深五寸，共四十五條，皆長二十餘步，汲水漬之，布榆莢於其中。尋遇夏雨，盡皆滋長，比及秋，森然已及尺餘，千萬餘株矣。及明年，已長三尺餘，義伐其並者，相去各三寸，又選其條枝稠直者悉留之。所斫下者作圍束之，得百餘束。遇秋陰霖，每束鬻值十餘錢。又明年，汲水於舊榆溝中，至秋，榆已有大者如雞卵，更選其稠直者，以斧去之，又得二百餘束。此時鬻利數倍矣。後五年，遂取大者作屋椽，約千餘莖，鬻之，得三四萬錢。其端大之材在廟院者，不啻千餘，皆堪作車乘之用。此時生涯已有百餘，遂買麻布，雇人作小袋子。又買內鄉新麻鞋數百緡，不離廟中。長安諸坊小兒及金吾家小兒等，日給餅三枚、錢十五文，付與袋子一口，至冬拾槐子實其內，納焉。月餘，槐子已積兩車矣，又令小兒拾破麻鞋，每三緡以新麻鞋一緡換之。遠近知之，送破麻鞋者雲集，數日獲千餘緡。然後鬻榆材中車輪者，此時又得百餘千。雇日傭人於宗賢西門水澗，洗其破麻鞋，曝乾，貯廟院中。又坊門外買諸堆積棄碎瓦子，令工人於流水澗洗其泥滓，車載積於廟中，然後置石觔碓五具，剉碓三具，西市買油靛數石，雇人執爨，廣召日傭人，令剉其破麻鞋，粉其碎瓦，經疏布篩之，合槐子、油靛，令役人日夜加工爛搗，從臼中熟出。命二人並手團握，例長三尺以下，圓徑三寸，垛之。得萬餘條，號為「法燭」。建中初，六月，京城大雨，巷無車輪，義乃取此法燭鬻之，每條百文，將燃炊爨，與薪功倍，又獲無窮之利。先是西市秤行之南，有十餘畝坳下潛污之地，名為「小海池」，為旗亭之內眾污所聚，義遂求買之。其主不測，義酬錢三萬。既獲之，於其中立標懸幡子，繞池設六七鋪，製造煎餅及團子，召小兒擲瓦礫，擊其幡標，中者以煎餅團子啖，不逾月，兩街小兒競往，所擲瓦已滿池矣。遂經度造店二十間，當其要害，日收利數千。店今存焉，號為「竇家店」。

石韃子

吳中有石子，貌類胡，因呼為石韃子。善謔多智，嘗困倦，步至一邸舍，欲少憩，有一小樓頗潔，先為僧所據矣。石登樓窺之，僧方掩窗晝寢。窗隙中見兩樓相向，一少婦臨窗刺繡，石乃襲僧衣帽，微啟窗向婦而戲，婦怒，以告其夫，夫因與僧鬪，僧茫然莫辨，亟移去，而石安處焉。

點童子

一童子隨主人宦游。從縣中索騎，彼所值甚駑下。望後來人得駿馬，馳而來，手握韁繩，佯立於馬上。後來問曰：「何泣也？」曰：「吾馬奔逸絕塵，深懼其泛駕而傷我也。」後來以為稚弱可信，意此馬更佳，乃下地與之易。童子既得馬，策而去，後來人乘馬，始悟其欺，追之不及。

點豎子

西嶺母有好李，苦窺園者，設阱牆下，置糞穢其中。點豎子呼類竊李，登垣，陷阱間，穢及其衣領，猶仰首於其曹，曰：「來，此有佳李。」其一人復墜，方發口，點豎子遽掩其兩唇，呼「來！來！」不已。俄一人又墜，二子相與詬病，點豎子曰：「假令三子者有一人不墜阱中，其笑我終無已時。」

〔評〕

小人拖人下渾水，使開口不得，皆用此術，或傳此為唐伯虎事，恐未然。

劉貢父

劉貢父為館職。節日，同舍遣人以書筒盛門狀，遍散人家。劉知之，乃呼所遣人坐於別室，犒以酒餼，因取書筒視之，凡與己一面之舊者，盡易以己門狀。其人既飲食，再三致謝，遍走巷陌，實為劉投刺，而主人之刺遂已。

〔評〕

事雖小，卻是損人利己。

某秀才

王卞於軍中置宴。一角抵夫甚魁岸，負大力，諸健卒與較，悉不敵。坐間一秀才自言能勝之，乃以左指略展，魁岸者輒倒，卞以為神，叩其故。秀才云：「此人怕醬，預得之同伴；先入廚，求得少許醬，彼見輒倒耳。」

定遠弓箭手

濠州定遠縣一弓手善用矛。有一偷亦精此技，每欲與決生死。一日，弓手因事至村，值偷適在市飲，勢不可避，遂曳矛而鬥。觀者如堵。久之，各未能進，弓手忽謂偷曰：「耐至矣，我與你皆健者，汝敢與我耐前決生死乎？」偷曰：「諾。」弓手應聲刺之而斃，蓋乘其隙也。

又有人曾遇強寇，鬥方接刃，寇先含水滿口，忽噴其面，其人愕然，刃已搥胸。後有一壯士復與寇遇，已先知噴水之事，寇復用之，反為所刺。

種氏

忻、代種氏子弟，每會集講武，多以奇勝為能。一夕步月莊居，有莊戶迎曰：「數夕來，每有一虎至麥場軟藁間，轉展取快，移時而去，宜徐往也。」或請以一矣斃之。一子弟在後笑曰：「我不煩此，當以膠竊之，如黏飛雀之易。」眾責其誇，曰：「請醢錢五千具飲，若不如所言，我當獨出此錢。」眾許之。翌晨，集莊戶置膠竊門餘，盡塗場間麥桿上，並係羊為餌，而共同其旁。至月色穿林，虎果至，攫而食之，意若飽適，即顧麥場轉舒其體，數轉之後，膠桿叢身，牢不可脫。畜性剛烈，大不能堪，於是伏地大吼，騰躍而起。幾至丈許，已而屹立不動，久之，眾合噪前視，已死矣。

王守仁

王陽明年十二，繼母待之不慈。父官京師，公度不能免。以母信佛，乃夜潛起，列五托子於室門。母晨興，見而心悸。他日復如之，母愈駭，然猶不俊也。公乃於郊外訪射鳥者，得一異形鳥，生置母衾內，母整衾，見怪鳥飛去。大懼，召巫媼問之，公懷金賂媼，詐言：「王狀元前室責母虐其遺嬰，今訴於天，遣陰兵收汝魂魄，衾中之鳥是也。」後母大慟，叩頭謝不敢，公亦泣拜良久。巫故作恨恨，乃蹙然蘇。自是母性驟改。

京城士人

《藝文類聚》：京邑士人婦大妒，嘗以長繩係夫腳，喚便牽繩。士密與巫媼謀，因婦眠，士以繩係羊，緣牆走避。婦覺，牽繩

而羊至，大驚，召問巫。巫曰：「先人怪娘積惡，故郎君變羊，能悔，可祈請。」婦因抱羊痛哭悔誓，巫乃令七日齋。舉家大小悉詣神前祈祝，士徐徐還，婦見，泣曰：「多日作羊，不辛苦耶？」士曰：「猶憶畷草不美，時作腹痛。」婦愈悲哀，後略復妒，士即伏地作羊鳴，婦驚起，永謝不敢。

敖陶孫

韓侂胄既逐趙汝愚至死，太學生敖陶孫賦詩於三元樓壁弔之。方投筆，飲未一二行，壁已昇去矣。敖知必為韓所廉，急更衣持酒具下樓，正逢捕者，問：「敖上舍在否？」對曰：「方酣飲。」亟亡命走閩。韓敗，乃登第一。

愈澹

荆公素喜俞清老。一日謂荆公曰：「吾欲為浮屠，苦無錢買祠部牒耳。」荆公欣然為具僧資，約日祝發。過期寂然，公問故，清老徐曰：「吾思僧亦不易為，祠部牒金且送酒家還債。」公大笑。

〔議〕

肯出錢與買僧牒，何不肯償酒債？清老似多說一謊。

王姓官員

宋時有世賞官王氏，任浙西一監。初蒞任日，吏民獻錢物幾數百千，仍白曰「下馬常例」。王公見之，以為污己，便欲作狀，並物申解上司。吏輩祈請再四，乃令取一櫃，以物悉納其中，對眾封緘，置於廳治，戒曰：「有一小犯，即發。」由是吏民警懼，課息俱備，比終任榮歸，登舟之次，吏白廳櫃，公曰：「尋常既有此例，須有文牘。」吏齎案至，俾舁櫃於舟，載之而去。

〔評〕

不矯不貪，人已兩利。是大有作用人，不止巧宦已也。

無賴書生

《廣記》：唐洛中，頃年有僧持數粒所謂「舍利」者，貯於琉璃器中，晝夜香火，檀越之禮日無虛焉。有貧士子無賴，因詣僧請觀舍利子，僧出瓶授與，遽取吞之。僧惶駭無措，復慮外聞之，士子曰：「與我錢，當服藥出之耳。」贈二百緡，乃服巴豆瀉下，僧歡然濯而收之。

陳五

京師閭閻多信女巫。有武人陳五者，厭其家崇信之篤，莫能治。一日含青李於腮，給家人瘡腫痛甚，不食而臥者竟日，其妻憂甚，召女巫治之。巫降，謂五所患是名疔瘡，以其素不敬神，神不與救，家人羅拜懇祈，然後許之。五佯作呻吟甚急，語家人云：「必得神師人視救我可也。」巫入案視，五乃從容吐青李視之，粹巫，批其頰而叱之門外。自此家人無信崇者。

〔評議〕

以舍利取人，即有借舍利以取之者；以神道困人，即有詭神道以困之者。無奸不破，無偽不窮。信哉！

幻術

凡幻戲之術，多係偽妄。金陵人有賣藥者，車載大士像問病，將藥從大士手中過，有留於手不下者，則許人服之，日獲千錢。有少年子從旁觀，欲得其術。俟人散後，邀飲酒家，不付酒錢，飲畢竟出，酒家如不見也。如是三，賣藥人叩其法，曰：「此小術耳，君許相易，幸甚。」賣藥人曰：「我無他，大士手是磁石，藥有鐵屑則黏矣。」少年曰：「我更無他，不過先以錢付酒家，約客到絕不相問耳。」彼此大笑而罷。

朱古民

朱古民文學善謔，冬日在湯生齋中，湯曰：「汝素多智術，假如今坐室中，能誘我出戶外乎。」朱曰：「戶外風寒，汝必不肯出，倘先立戶外，我則以室中受用誘汝，汝必信矣。」湯信之，便出戶外立。謂朱曰：「汝安誘我入戶哉。」朱拍手笑曰：「我今誘汝出戶矣。」

謝生

長洲謝生嗜酒，嘗游張幼於先生之門。幼於喜宴會，而家貧不能醉客。一日得美酒招客，童子率斟半杯，謝生苦不足，因出席小遺，紙封土塊，招童子密授之，囑曰：「我因麟病發，不能飲，今以數文錢勞汝，求汝淺斟吾酒也。」發封得塊，恨甚，故滿斟之，謝是日獨得倍飲。